

# 裸魂

费赫尔 著

# 標 魂

【西德】瑪莉·路易絲·奧赫爾 著  
鄭怀偉 薛 敏 譯

山東友誼書社

1980年·濟南

## 魂

〔西德〕玛莉·路易丝·费赫尔 著  
邢怀伟 薛敏 译

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  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  
山东东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200千字

1989年元月第1版 1989年元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0册

ISBN 7-80551-152-7/I·35

定价：3.0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姿容绰约、体态轻盈的少女巴尔巴拉，与倜傥挺拔的青年阿希姆在逃难的途中相遇，由于相互救助而产生了真挚的爱情。

定情之日刚刚过去，阿希姆即被敌军俘虏，一去音信杳无。

巴尔巴拉饱尝了辗转他乡、颠沛流离之苦，遭遇到敌军铁蹄的践踏与暴力的蹂躏。由于生活的驱使，她被迫当过女佣人和女招待，随后担任公司里的女秘书和时装公司的女老板。

在这段漫长的生涯中，她的年轻貌美，引起了不少人的垂涎；因而，她与众多的追逐者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。这期间，一位英国军官柯兰少校，却成了她唯一倾心的情人。当她俩正沉醉于蜜意柔情的时侯，又一个身影闯入了他们的生活，在那滚滚的爱河中激起了巨大的狂澜……

书中溶热恋、苦恋、怪恋、狂恋于一炉，把爱与恨、血和泪交织在一起，将美与丑、善与恶描绘得淋漓尽致！情节跌宕起伏、扑朔迷离，一波未伏，一波又起……。本书实不愧为西德作家费赫尔的名著、世界最畅销小说之一。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| 邂逅相遇.....       | 1   |
| 二  | 暴力与少女.....      | 18  |
| 三  | 生离死别.....       | 35  |
| 四  | 边境线上的黄昏.....    | 51  |
| 五  | 心灵的曙光.....      | 76  |
| 六  | 被蹂躏的玫瑰.....     | 89  |
| 七  | 爱的迷津.....       | 107 |
| 八  | 我的情人——柯兰少校..... | 123 |
| 九  | 可恶的第三者.....     | 147 |
| 十  | 远方来信.....       | 166 |
| 十一 | 漂亮的女招待.....     | 191 |
| 十二 | 相见在今朝.....      | 212 |
| 十三 | 鸳梦重温.....       | 231 |
| 十四 | 漩涡中的女人.....     | 252 |
| 十五 | 黑手惊魂.....       | 262 |
| 十六 | 魂去归兮.....       | 273 |

## 一 邂逅相遇

在一个温暖迷人的五月。清晨，露珠儿挂在路边的一丛从小草上，象珍珠般地晶莹闪亮；火红的石榴花缀满了枝头，空气里充满了一种清新湿润的气味。

我永远不能忘记，1945年5月1日这一天，我所乘的列车正穿过麦克兰德的平原地带，缓慢地向前行驶着。

一会儿，列车减慢了速度，鸣起了汽笛。前面即将到达一个车站——布莱登弗德站，而火车司机却不愿让列车靠站，因为这辆列车早已拥挤不堪，如果再有旅客上车，车厢里就连一个小孩都难于容下了。

列车飞快地穿过了布莱登弗德站，又重新加快了速度。

“妈妈，我要上厕所！”一个小姑娘边哭边叫喊着。

“坚持一会儿，现在没法去，得等停靠了站以后再说。”

“可是，我已经受不了啦！……”

我捂住了自己的耳朵，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
与车厢外面清新温暖的气味截然相反，我很想将鼻子也同时捂上，可又怕手会戳在别人的背脊上。

列车的过道上已塞得满满的，厕所里也一样地挤满了人。谁也不能责怪这孩子为什么要大声叫喊，而不能坚持下去。就这样，五个小时过去了，列车才在野外的一片空旷地

带停了下来。

车厢里引起了一阵强烈的骚动。然后，有的下了车在舒展筋骨，有的在找地方方便方便，还有的拾起了地上的干枝，想煮点茶或汤。我属于那些不幸者中的一员，无饮料可炊。不过，那充斥在车厢里的气味，那说不出是尿、是汗还是呕吐物所汇成的臭气，远比这饥饿还更为折磨自己。

坐在我对面木椅上的那个妇女拿出了一个大大面包，正在给她孩子切成面包片。我不敢抬头去看她，因为目光一旦落在她的身上，便不知道何时才能够移开。她看我很可怜，递给我一小块面包。因而，她的大面包变得越来越小。我知道他不会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，反过来说同情我。所以，我靠在一个老头的背上，眼望着湛蓝的天空，凝视着那片片白云从我眼前倏忽溜过……

火车又慢慢地驶动了。

“我们现在不可能到斯塔哈根！”老头将身子探出了窗外，接着说：“现在是在哪儿？……”

火车的汽笛发出了几声短促、刺耳的鸣叫，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：警报！有敌机来轰炸。

火车在一种剧烈的震荡中停了下来。这时，我的额头撞在了一位坐着的女人的膝盖上，车厢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叫骂声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下车。

两个女人把我挤到了一边，她们爬上了车窗，互相传递着自己的孩子。

“好一个漂亮的小妞儿！”我听到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，在背后偷偷地议论着我。接着，一只粗野的大手，在我的大腿上狠狠地捏了一把，这会儿该轮到我了。我尽可能轻

地把自己仿皮革的黑色手提箱扔到路基上去，然后背着蒂罗尔式的书包往下跳。原想跳到手提箱的旁边，可偏偏跌落在石子上，膝盖被划破了皮。我顾不了这些，忙提起手提箱，跌跌撞撞地离开了。

火车的车头已经与车厢脱了钩，并向远方驰去。旅客车厢被丢弃在途中，孤零零地躺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一个身材颀长、身着草绿色制服的小伙子，军人的橄榄帽上横系着许多褐色的环扣，腰间扎着一条武装带。他正在接送着行李，并帮助那些女人和小孩走下车厢。

一瞬间，我们的目光相遇了，他那褐色的眸子里闪射着一种深邃而柔和的光！我回过头去，接着扭转身子，很急促地向远处走着，夹在人流中跳进了一条深深的壕沟，迅速地掩蔽下来。这时，飞机已经开始在头顶上盘旋了！

几秒钟以后，飞机过去了。我感到有个人抓住了我的胳膊，拉我，叫我站起来。我认出了那张长着一双漂亮的褐色眼睛的面孔，他就是我在车厢门前看见的那个年轻士兵。

“走，跟我来！”他对我说，眼里仍闪射出那种深邃而柔和的光。

“可是……”我吱吱唔唔地回答道。

他觉得向我解释没有什么作用，便迅速地将我的手提箱扛在肩上，另一只手拉着我飞快地跑了起来。

大约跑了有几百米远，他拉着我在一片矮树丛的后面停了下来。这时，飞机又飞过来了！他猛地把我的头上一按，只听到飞机的机枪在向地面猛烈扫射，还投掷了一连串的炸弹。

我的心胸在剧烈地跳动，牙齿也在瑟瑟地颤抖着。

“不要怕。一切都会过去……”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。



他说话的声音很低，尽管只有我们俩人，没有别人会听得到。但这种不太响的声音，却给了我一种很奇特的力量。我感到自己在与他共同分享着一种秘密，这种秘密已把我们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。

这时，飞机已从我们的头顶掠过。

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，我俩还躺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，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我的心逐渐地平静了下来，害怕已经过去。这时，我感到了他身躯的温暖，听到了他心脏的跳动！当他抽回那结实粗壮胳膊时，将要站起来时，我忽然产生一种被抛弃的感觉，浑身开始发抖，身上象是突然结了冰一样。

他没有注意到这些，眯缝起那一双褐色的大眼睛凝望着辽阔而晴朗的天空，又转到了远处的人们。

“你等一下，”他说，“我马上就回来，你呆在这里不要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怯懦地叫道。“你想去哪儿？”

他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。不过，我还是不敢用“你”来称呼。我觉得他很有男子气味，显得很成熟，也很老练。我的胆怯似乎使他开心。

“镇静点，小姑娘！”他笑着说。

他轻轻地拍打着身上的泥土，然后一溜烟地走了。

我已经在那辆载满了避难者的列车上晃荡了三天三夜，可我从来没有感到象现在这样孤独。他还会回来吗？也许他刚才说马上就回来，只是为了使我放心。

我沉浸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之中而无法自拔，过了好久才感到铁道路旁又响起了一片叫骂声。人们都在埋怨列车怎么还不开来，飞机早已经没影儿了。

我很快地站起来，朝那用接骨木搭起的篱笆墙边瞥了一眼，从那种植物的绿枝里散发出一种呛人的苦涩气味。

铁道边的坡上挤满了人。一些人将身子躺在壕沟上，另一些人正在议论纷纷。我却感到十分惊恐，生怕误了这次列车，把自己一个人丢在这里。我背上书包，装好了布挎包，提起了黑色手提箱，摇摇晃晃地离开。我要尽量走快一些，可我感到这条路要比刚才那个年轻士兵带我走时至少远了两倍；沉重的手提箱几乎要把胳膊拽下来了，窄小的把手磨破了我的手心。一路上，我好几次地停下来，倒提了一下手再去提它。

当我到达壕沟时，才意识到了这次空袭所造成的灾祸，究竟有多大。一些碎树叶和草丛上染满了一摊摊已经变黑了的血。呀！我曾经躺在她旁边的那个女人死了。离她不远的地方，躺着一位肢体都难于辨认了的老头的尸体。最为悲惨的场面，是一个刚满两周岁的小姑娘的尸首，被扔在那边，仰天躺着，象一个被损坏的布娃娃……。

我不是头次看到死人，然而这种场面却使我经不住最大的悲伤，因那些死者我都认识，不久前他们都是我同一个车厢的旅伴，如果那位年轻士兵不及时地来保护自己，我恐怕也是死者中的一员而躺在那里了，在活着的人中永远被除名被毁灭了。

就在自己万分悲恸时，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眼睛。

两个男人抬着一个担架走了过来，大声地问道：“是您的亲属吗？”

我默默地摇着头，用手背擦着眼泪。

我忽然醒悟了过来，如果老是傻呆在那里看别人死

尸，是十分可笑的。可我象是瘫痪了一般，陷于一种异常的困惑之中而无法走开。

于是我那位守护神的声音才使我从这种惊呆的神情中解脱出来。

“上帝！小姑娘……”他嚷叫着。这叫声使我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宽慰。

“你在那儿干什么？我不是刚你说了让你在那里等着我吗？”

我这时眼里含着泪，看到他站在我的身旁，身材结实，很有生气，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我流着热泪哭着扑到他的怀里，他用那有力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发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！……”他重复着说：“现在一切都好啦，都结束了，你镇静一下，小调皮，我们已经摆脱了各种困境。”

当我从他身上离开时，他问道：

“这会儿好点了吗？”

擦净自己的眼泪，我向他点头示意。

他弯下了身子，把我的手提箱放在了肩上。

“好啦，跟我来！”

“可是……上哪儿？……我们还得等着搭乘这趟列车呀！”

“明天早上以前，水车不会再往前开了，有人告诉我车头坏了，要想把它修好，起码得花半天的时间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们上哪儿呀？”

“嗯！”他神气地叫道：“我敢肯定离这不远的地方，能找到村子，我们可以去那儿打个盹儿，如果有点运气的

话，还可在那儿找点不错的东西吃。”

我没再说什么，就这样摇摇晃晃地跟在他身后走，当我们上了另一条路时，也没有感到诧异。

他把手提箱放在地上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东西为什么这样沉，里面装的是砖头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，是我的书。”

“你的……什么书？”

“我的课本，我在准备业士考试①，这两年自己还得准备功课。”

他从制服上装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烟，点着一支，深深地吸了几口，然后把烟递给了我。

“告诉我，你多大啦？”

“将近16岁了。”

我没有抽烟的习惯，不过，我还是吸了一口，而且能够做到不咳嗽就喷出烟雾。接着，我很爽快地看着他从我手里把烟接了过去。

他微笑地打量着我，从沾满灰生的青布皮裤露出的白筒袜，到裸露而弄脏的大腿，一直看到他藏在头上的金发。

“你就是这副模样去闯荡世界？”

我红着脸，不好意思地看着他。

“我一直活动在农村的少年活动营里。”我解释道，并且极力想采用一种为自己辩解的语调。正当我们快要到来时，我们的活动营解散了。现在女营员已经悄悄地走了。柯戈小姐，我们活动营的营长建议那些大一点的女孩自己想办法回家。她只带着那些年龄较小的，还有那些不敢

①相当于中国的高中毕业考试。

一个人走的小姑娘走。”

“那么，你现在想回到你家里去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母亲现住在威斯码尔。我们是马德堡人，可是1月份的一次轰炸，使那里变成了一片废墟，而爸爸又战死在前线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我不禁凄然泪下，声音被哽住了，我默默地低下了头。

他把烟蒂扔在地上，用后脚跟碾了一下，然后重新把我的手提箱扛在肩上。

“我的父亲战前就去世了！”他说。

除了我的手提箱，他还背着有一条灰色毛毯的蒂罗尔式背包，一个布背包和一个水壶。尽管背了这么多东西，他走路来步履还是那么轻捷，我还是很难跟上他。我想继续和他谈些什么，因为我很喜欢听他讲话。也很喜欢他那双灵活的褐色大眼睛和特别潇洒动人的风度。

“我叫巴尔巴拉，”我说，由于他没做任何回答，我试着问他道：“您呢？……”

“阿希姆！”他没不经心地说：“阿希姆·汉罗特，我是杜斯多夫那里的人。”

“您现在很想回去吗？”

“当然罗！不过无济于事。我现在要去诺拉，布兰登堡的韦尔玛赫参战部报到。”

“噢！”听到这话我感到十分失望，因为我知道我们俩不久就要分开了。

“我们去那里也没什么用，我曾考虑申请伤愈后恢复假期。我在一家医院里躺了六个星期。当我得知要我尽快重返

原来的部队时，我非常惊讶。”

“您……您受过伤，汉罗特先生？”

“不错。右大腿被穿透。不过你可以对我称呼“你”，小姑娘，也可以叫我阿希姆。”

※ ※ ※

过了好长时间，我们来到一个村子，这几天怪了，我越没有吃饱，越是难以入睡，感到精疲力竭，反而我越感到愉快。阿希姆，他也不是让人想象中的那样一个很强壮的人。他拖着右腿，步子开始明显地踉跄。

可是当我们看到第一片农庄时，我们又重新鼓足了勇气，又有了一股冲劲。我们尽情地笑着、呼叫着、甚至追逐着。然而就在要进村以前，我们被那里一种异常的寂静所震动。牲畜栏厩里没有一点声音，周围的农田都已耕种，却又完全被人放弃，也没有看到烟囱冒烟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我们去好好看看，”他坚定地回答。“不要恐慌，小姑娘。”

我试图表现得很有勇气，便让阿希姆不要以为我成了他的包袱，但我还是害怕，这种害怕在我们穿过村子时更加厉害，我们意识到这里的人与牲畜已经把这个村子遗弃。在一边扔着几只小瘦鸡围着一群苍蝇。村子里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人。

“这没有什么，”阿希姆道：“我敢打赌我们会找到一张床过夜的。”

他把我的手提箱放在一口井边。

“阿希姆，”我一边说，一边胆怯地用手抓着他的胳膊

膊。“我们现在去找找，看村子里还有没有其他人好吗？”

“你怎么啦，这里决不会再找到什么人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你不觉得这里的一切多么凄惨？好象发生了鼠疫或霍乱……”

“什么鼠疫、霍乱！这里的人都已经逃走了，因为他们害怕苏联人。他们把自己活着的家畜全都牵走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认为苏联人就在这附近吗？”

“不管如何，他们离这儿不如铁路线离我们近，就象你刚才注意到的，我们不是在往东走，而是正好相反，在往西走。”

他想叫我等着他，自己先单独去侦察一番。但是，我不愿自己被撇在那里，我紧追在他的后面，象一条温顺的小狗一样地跟脚。

慢慢地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，因为在那些空荡的房子里到处搜索，会给自己带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快乐。

我们选定了村子里最美的一座房子做为我们暂时居住的小天地。我们把楼上房间里的垫子弄下来放在厨房里，接着在地上把它们铺好。当阿希姆出去找生火用的木柴时，我去把我们在另一间屋子里找到的干净的床单和毛毯拿来，铺好了我们的床。阿希姆回来时神情很骄傲，他的军帽里盛满了鸡蛋。他还找来了一些树枝和木炭。不一会儿，炉膛里就生起了旺火。这火是非常需要的，特别是临近黄昏，在这无人居住的屋子里使人感到十分冷清。

我把鸡蛋一个个打在一个杯子里，然后把它们倒在一个大碗里，即使是一个坏了的鸡蛋，我们也得吃了。我用鸡蛋拌上面粉、盐和水搅成面糊。在窗台上，我看见一个罐子里

插着细香葱，我拔了一点儿，拌在面糊里，炸了一种鸡蛋卷，这种蛋卷我们从来没吃过，后来也没再吃过。真是好吃极了。

随后，他脱下长筒靴，点着一支香烟。在洗刷碗碟前，我在火炉上热了一锅水。因为，我觉得自己迫切需要从头到脚好好地洗个澡。我开始打起转来，不知道怎样让他明白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。

他最后终于知道我在为难什么，然后他不情愿地抬起身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再出去溜一圈儿。请放心，抓紧时间，我不到半小时就回来。”

我洗了个澡，简直是一种极为舒适的享受。我戴上一个干净的胸罩，随后穿上一件睡衣，最后披上我的外套。我用一把刷子和仅有的一块军用肥皂洗了一下长筒袜和裤衩，然后把它们晾在炉灶上面烤干。我把盘在头上的辫子弄乱后，仔细地洗着头发。我这时只有一种愿望：盼着阿希姆能尽早回来，不知有多少次我看着手表，很快我又因为害怕他会出什么事而担忧，如果这样，自己又将一个人被留在这间空荡的屋子里和这个被人遗弃的村庄里。

他回来时，先敲了一下门，为了让他知道我得到了莫大的宽慰，在他进门时，我想跳过去搂住他那长脖子，但我还是没有那样做。

他半眯缝着眼打量着我。

“小姑娘，你这样太漂亮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无意地把手搭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因为我突然害怕自己



外套的纽扣没有系好。

“因为你的头发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明白为什么女人们都喜欢把头发卷起来。”

“这样做更显得干净利索。”

这时，我发现他正在安装一台小型手提式收音机。他把它放在饭橱的搁板上，并把它接在一个电插座上。

“你不过来吗？”他自豪地说。“这样它响起来你才能听到……”

他转动着各种旋钮，这时收音机出现了“磁磁”的叫声，接着响起了一段军乐曲。

“我也该痛快痛快了！”他宣称道。

“我也得象你一样出去呆上很长时间吗？”

“无关紧要！什么也难为不了象我这样的老兵，你只要不看我就行了。”

不过没有这么简单，当他脱光了自己的衣服洗澡时，我的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。我还是很感激他的，因为我没有被迫出去。只要想到离开这间暖和舒适的厨房，心里便有一种十分沮丧的感觉。

当他刚溜进被窝，盖上毛毯时，那支军乐曲突然停了下来，一位男播音员报导了一则发自元首总司令部的重要消息。

“好”阿希姆说：“我们可以拿下柏林，然后我们还要攻下伦敦。”

播音员的声音提高了。这种声音有些晦涩，语调也有些悲惨。

“有人立元首司令部向我们通报，今天下午，我们的国